

明月在心头

■雷从俊

感念

阔别第二故乡多年后再回雪城，我最想故地重游的，当然是这片被称为“西大营”的地方。这座营盘虽然处处焕发着更新迭代的生机，但熟悉的营房还在，当年挥洒激情与汗水的操场还在，闭上眼睛也能描画出起伏曲线的那片山峦也还在。

我和老战友在遮天蔽日的白杨树下漫步，往事如潮，在心头奔涌。一排排白杨树的尽头，是兵舍与训练场接合部。草木在夕阳下闪动着深绿色的光泽，风吹草低处，一方低矮斑驳的水泥台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地方，还记得吗？”同行的战友得意问道。

我心头一惊，脑际突然闪过那个中秋之夜。“咋不记得！2003年中秋节咱们就在这儿……”

“是啊！20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这台子还在。”

台子的来历已不可考，或许是哪个连队垒起来临时一用的保障场地。台子不高，俯身便可落座；台子不大，正好可以安放当时我的心情。

那年初秋，我在南方一所军校完成学业，回到雪城，回到先前所在的部队机关。那段时间，起草计划、制订方案、撰写经验材料又成了我的日常。办公室的岁月平淡细碎，年轻的我非常向往火热的基层生活。入秋愈深，这份心愿也愈发强烈。

中秋节那天下午，战友得意从西大营打来电话。他说，你学成归来不久，咱们难得一见，今晚过来共度中秋吧！得意是我多年的战友，是非常优秀的基层带兵人，不久前刚升任副教导员。老战友的邀约让人心生温暖，下班后我走出办公楼，直奔西大营。

军营的中秋夜很是热闹。俱乐部里，大家吃着月饼、花生、瓜子，品尝着自己采摘的沙果，有的望着窗外时隐时现的月亮，有的聊着家乡和亲人，有的畅谈军旅

生活与个人成长。不知何时，音乐响起。《十五的月亮》《说句心里话》《我的老班长》《咱当兵的人》一首接一首，豫剧、快板、二人转也轮番登场……置身其中，我顿觉脉管里有无尽的力量在鼓荡。

歌声中，得意陪我走出俱乐部。清冷柔和的月色下，我们把喧嚣抛在身后，沿着白杨列队的营区干道缓缓前行。训练场就在眼前，不远处则是一方低矮的台子。

“大家平时训练辛苦了，过节让他们好好放松吧。”我们坐在台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谈。得意说起他带兵的日常：谁训练负伤咬牙坚持，谁报考军校遭遇挫折，谁在成长当中存在思想困惑。我真切地感受到，和战士们朝夕相处，他内心是极其充实、丰盈的。我谈起在外求学的时光，说起未能如愿留校的遗憾，吐露着心中滚烫的情怀。得意不时点点头，这个年长我两岁的军中兄长，仿佛比我更懂我自己。一阵清风掠过，月亮隐入云层，不远处俱乐部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

“你们俩在这儿过节，有青山忠魂作伴，好啊！”我和得意正聊得起劲，一个人走上前来。

“大纪！”得意跟他打招呼，“你怎么过来了？”

“看你们在这儿唠嗑，给你们送点月饼！”大纪身似铁塔，声如洪钟。

我和得意从台子上站起来，大纪把手里的月饼、葡萄等吃食放在台子上，转身径直离去。

得意一边示意我吃月饼，一边向我讲起大纪：六连连长，带兵是把好手，训练场上更是一员虎将。几个月前，大纪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以78米的成绩刷新了手榴弹投掷纪录。他打电话向远在辽西老家的妻子报喜时，恰逢女儿降生。小两口一合计，孩子的名字就叫“纪璐”！后来我把大纪的故事写成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纪璐她爹和他的纪录》。

“有点意思！这么说，大纪见孩子一面也实属不易。”我感慨道。

“大纪媳妇知道他挂念孩子，怕他分心，索性辞职带着孩子随军了。”

我沉浸在大纪的故事里，反复回味他那句颇有深意的话，转头对得意说：“大纪刚才的话，意蕴很深啊……”

得意笑了：“还真是。在这里咱们过节的，可多着呢。”他抬手指着连绵的山峦说：“早年烽火岁月，抗联志士、剿匪英雄、戍边官兵就是在这里浴血奋战。这群山之间，浸染过英烈的热血，也掩埋着忠骨。”

先辈们的故事，我早有耳闻。这一带着多处红色遗迹，顺着就近山沟走上5公里，便是革命烈士陵园。方圆几公里的青山沃土间，长眠着一代代热血忠魂。他们远远近近互相陪伴着，也陪伴我们共赏这一轮明月。

一阵沉默中，得意取出大纪送来的月饼，在手里掰成小块；我把葡萄一颗颗摘下来，捧在掌心。我们不约而同地将节日的祝福与人间的甜蜜撒向空中，抛向远方，致敬那些长眠青山的英魂。

不久，我找到机会申请到基层工作，居然被分到了西大营，任步兵三连指导员。这个连队，多次被各级评为先进连队，在东北驻军中远近闻名。调整改革中，连队由炮兵指挥连改为步兵三连。名字变了，训练任务变了，但官兵那股精气神始终没变。

在连队的那段时光，艰辛与快乐相伴，汗水与荣誉齐飞。对我而言，每一天都像是一场淬火重生。最难忘的，莫过于每次5公里越野，大家一起“冲坡”。这是步兵三连的特色课目。我们在大操场集合，向最高点冲锋，身体和意志在一次次挑战中百炼成钢。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想起一路上的曲曲折折、坑坑洼洼、杂草荆棘，仍真切地记得身心淬炼过后的酣畅淋漓，以及那份独属于军人的幸福。

从雪城回来，时近中秋。节日氛围让人格外怀念那个中秋之夜的人与往事。我托战友联系上早已转业回到辽西老家的大纪。聊起故地重游的感受，聊起那个遥远的中秋，他仍像多年前那样爽朗一笑：“这点事儿，你和得意还记得呢……”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金秋的阳光

■刘笑伟

每一位军人
都是火光在前时
依然向前的那个身影
都是狂风肆虐时
百折不挠，最终总会
挺直身躯的那株小草

每一位军人
都是纪念碑上
尚未刻下的名字
都是飘扬的旗帜上
折射着天空色彩的
那道闪光

每一位军人
都是火光在前时
依然向前的那个身影
都是狂风肆虐时
百折不挠，最终总会
挺直身躯的那株小草

每一位军人
都是纪念碑上
尚未刻下的名字
都是飘扬的旗帜上
折射着天空色彩的
那道闪光

永远不会熄灭的黎明

当金秋的第一缕阳光
掠过宁静的哨所
我看见，不远处的边境线
微微颤动
像战士心的琴弦
被祖国母亲的手
轻轻抚摸
军旗在风中飘动
那不仅仅是旗帜
更是一种温度

我站在哨位上，像一个逗号
在祖国的诗句中停顿
金秋的阳光
把一切都镀上金色
有些事物永远不会改变
比如战士对祖国的深情
会用上身体里的全部热血
不需要任何理由
更不需要任何回报

探望老英雄

■卢永好

浓重的西北口音：“……高原上，我顿突击队……”

“人家这次不问打仗。”奶奶在一旁摆摆手，凑近潘老耳边，提高了声音，“你还记得修独库公路的事吗？”

潘老扶了扶耳朵上的助听器，像是被什么点醒了。他看了我一眼，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歉意。

“得有豁出命的劲头！”随着炸山开路的事一桩桩被唤醒，老英雄的声音不再沙哑低沉，倒像是当年开山的风钻凿穿了冻土，突突突地轰鸣起来。

视频拍摄很顺利。就在我起身并示意战友关掉摄像机的瞬间，老英雄忽然伸出手指，用指甲盖“喀喀”敲了两下我腿上的护具，抬眼问道：“这腿，咋搞的？”

面对这位从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老前辈，我这伤实在不值一提。我坐回他身边，说道：“不碍事，小伤。”他像是没听清，又像在琢磨什么，微微愣了一下神。

人在军旅

顺着一条弥漫着烤肉香气、吆喝声此起彼伏的小巷，我一步步挪到一座老小区门口。

出发前，领导知道我的膝盖刚动过手术，劝我别去了。可我实在不想错过探望老前辈的机会，便戴上护具，咬咬牙跟来了。迎接我们的奶奶一眼就注意到我的动作，关切地询问伤情。得知无大碍后，她笑着打趣：“跟老潘一样，腿脚都不灵便喽。”

奶奶口中的老潘，正是我们此行要拜访的老英雄。一抬头，只见身高一米八的潘老，右手拄着拐杖，立在狭窄昏暗的楼道口。他没说话，只是侧身让开一步，示意我们进屋。

刚在沙发上坐定，潘老便一把拉过我的手，眼神热切：“小卢，我要跟你……”老英雄已93岁高龄，说话带着

军营纪事

送我的车，已经在楼前停了10分钟了。

我依然没有动身的意思。60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当“锻炼期满”真正来临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竟然对这片被大风主宰的土地生出了某种说不清的眷恋。

“杨干事，车等着了。”连队文书小赵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又缩了回去。他今年刚晋升为上等兵，话很少，但每次我加班，他都会悄悄在我桌上放一壶热水。

我冲他笑了笑，把桌上那本写满笔记的本子塞进背囊。扉页上有一行字，是我刚来的第一天写下的：“巴依木扎——风口里的庄园，我来了。”

巴依木扎，哈萨克语意为老爷的庄园。因为这个地方常年刮风，又被战士称为“风口里的庄园”。

此刻，走廊里很安静。我背起背囊沿着走廊慢慢往外走。墙上挂着的“不屈不挠连”锦旗已经褪了色，旁边是一张全连合影，我站在最后一排的最右边，笑得不太自然。那是来连队第二天拍的，风太大，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嘴被吹得歪向一边。

现在想想，那天的风其实算是温柔的。

来之前我就做过功课，这里全年8级以上大风有160多天，最大风速每秒35米，相当于12级。可纸上数据终究抽象。直到第三天，我随官兵去“风口第一哨”执勤，刚推开门，一股狂风便把我连人带背囊拍在门框上，后脑勺磕起了一个包。我这才真切尝到12级大风的滋味。

“杨干事，你得弓着腰，把重心压低。”班长老魏一只手使劲按住我的后背，像压着竹竿一般，带着我走进了风里。那一路，我牢牢攥着他的武装带，眼睛根本睁不开，耳朵里灌满风的嘶吼，像有无数架飞机从头顶同时飞过。

到了哨位上，我发现那根国旗杆是特制的，是普通旗杆的3倍粗——因为普通旗杆撑不过一个冬天。哨兵小陈告诉我，有一年刮大风，连队马厩的铁皮屋顶被整个掀飞，最后落在了3公里外的戈壁滩上。我看着他被风刮得通红的脸和满是裂口的嘴唇，忍不住问：“苦吗？”

他明显愣了一下，好像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习惯了。”他说，“就是有时候站完哨回去，耳朵嗡嗡响，得缓好一会儿。”

精短小说

老兵退伍的日子悄然而至。偏偏不巧，上周指导员生病住院了。这可如何是好？连长忙里忙外像个陀螺，没几天就累得身子骨像散了架。一天深夜查铺查哨时，伙房透出一光亮。连长隔着窗户望去，在手电筒微弱的光束下，一个身影正埋头忙碌着。仔细辨认，那竟是已列入复退名单的老兵姜浩。姜浩素来踏实认真，是个听话的好

情系巴依木扎

■杨亚军

我没有再问。我来连队当兵锻炼之前，写过很多关于边防的文章。我以为自己足够了解边防，但那一天，站在那个狂风肆虐的哨位上，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笔下的文字是多么苍白。

周末，我跟着物资采购车去了一趟距连队最近的兵团小镇。说是镇，其实就一条街，零星开着杂货铺、修车行和饭馆。采购车在一家菜店门口停下来，我跟着下车帮忙搬东西。老板娘是个40多岁的汉族大姐，看见我就笑：“新来的吧？脸还白净着呢。”

在边防连，“白净”就暴露了你是个“新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你是个“外人”。连队的老兵脸上都有一种共同的底色——不只是太阳晒出来的黝黑，更有被大风日复一日打磨出的粗糙。

后来，我又跟着连队去了几次前哨班，逐渐习惯了风的咆哮，脸庞也渐渐变得粗糙起来。转眼间，60天的锻炼期就要结束了。临行前的晚上，连队为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

说是欢送会，其实就是把桌子拼在

风铃

■程多宝

兵。可这深更半夜，他偷偷摸摸在做什么？连长凝神细看，只见他手中渐渐成型的，是一只精巧的风铃。

“是不是想着回家带点心意，给侄儿侄女的？”连长推门进去，只笑着问了一句。他心里清楚，老兵了嘛，快要离队了，响鼓何须重锤敲？姜浩没有点头，也没有否认，连忙收拾起来。

老兵们走得很平静，一切按部就班。

连长终于抽出空，能去医院探视指导员了。指导员恢复得也快，闻声迎之际，床头那串风铃叮叮当当，清响不绝。

连长的脑海里闪现出了那一

一起，多加了两盘菜，上了饮料。指导员站起来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感谢杨干事来连队指导工作，跟官兵同吃同住同巡逻，希望大家以他为榜样云云。我听得浑身不自在，赶紧站起来打断他：“指导员，还是我来说两句吧。”

我端起杯子，对着围坐在桌边的战友说道：“我来边防之前，不知道风能把人吹得站不稳，不知道巡逻路上真的会有野兽，不知道凌晨4点的哨位有多么孤寂，不知道一年才见一次妻儿是什么感觉……我要向你们学习！向每一位坚守在边防的战友致敬！谢谢你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边防。”说完，我一口气干了那杯饮料。

此刻，我坐在副驾驶位上，车已经开出了大门。

全连列队送我。连长和指导员站在排头，后面是排成4列的战士们。天刚蒙蒙亮，风照例很大，把他们的作训服吹得猎猎作响。他们举起右手敬礼，我摇下车窗，认真地给他们回礼。风灌进来，把我的眼睛吹得生疼。

车子缓缓开动，后视镜里那些挥别的手渐渐垂下。我看见小赵猛地扭头，袖子飞快抹过眼眶。

车开出了营区前的蜿蜒小路，上了那条通往30公里外镇子的公路。路两边是戈壁滩，灰茫茫的，一直铺到天边。远处能看到风力发电机的巨大叶片在缓缓转动。更远处，乌什湖的水面反射着灰白色的天光。

别了，巴依木扎。

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好了，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坐着车，沿着这条笔直的公路，穿过茫茫戈壁，去看一看界碑，看一看乌什湖，再感受一回巴依木扎的风……



长征

第6773期



徐雅静作